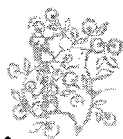




端木蕻良传

孔海立 / 著



端木蕻良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端木蕻良传/孔海立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

(中国文化名人传记丛书)

ISBN 978-7-309-07106-1

I. 端… II. 孔… III. 端木蕻良(1912~1996)-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31457 号

端木蕻良传

孔海立 著

出品人/贺圣遂 责任编辑/孙 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7.5 字数 205 千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7106-1/K · 274

定价: 22.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言

端木蕻良(1912—1996)堪称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位才子作家。他所作的诗文画及书法不但都属一流,而且自成一体;他的文学叙述更是别具风格,常常使各种风土人情自然风貌惟妙惟肖跃然纸上。特别是他早年笔下的关外草原沙漠的辽阔和荒野,以及自然景象变化时的那种恢宏,实在很难在他同时代人找到能够与之相匹配者,倒是在晚辈作家林耀德和莫言的作品中时而可见类似风格。他在40年代写下的一些短篇更成为独特的文学精品,经久不衰。由于极度意识形态化的中国20世纪文坛政治的影响及其他一些人为因素,端木的作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忽视,被冷落,甚至几乎被批评家们遗忘了。端木蕻良自30年代初期开始他的写作生涯,经过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他共发表了五部长篇小说(不包括未完成之作)、近百部中短篇小说,还有众多的散文、杂文、诗歌和剧本等。一直到他八十多岁的时候,他仍旧在北京的寓所里继续写作,撰写三卷集巨作《曹雪芹》。《曹雪芹》是一部大型的传记性文学作品,端木蕻良在年迈多病的情况下,居然顽强地完成并出版了这部多卷集小说的上卷和中卷。下卷的资料也早于1994年就基本收集齐全^①。只是遗憾的是,几次死里逃生的端木蕻良还是无法如愿以偿,1996年10月5日午时,端木蕻良离开了人世。直到他去世以后,对端木及其作品的研究才在大陆渐渐发展起来。最近十年来北京出版社陆续出齐了《端木蕻良文集》八卷本,其中收集了他的大部分已发表的小说、散文和杂文等,这多少也算是一种补偿吧。

追踪端木蕻良的创作轨迹,不难发现,这位被称作东北作家或东北流亡作家的端木其实在文坛初露头角时并非没有得到当时一流批评家的注意。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文学史家郑振铎早在1933年

一看完端木蕻良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部分手稿,就极其兴奋地在给端木的书信中这样写道:

“这将是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也极好。我必尽力设法,使之出版!”“这样的大著作,实在是使我喜而不寐的!对话方面,尤为自然而漂亮,人物的描状也极深刻。近来提倡大众语,这部小说里的人物所说的话,才是真正的大众语呢!”并充满信心地预言:“出版后,预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②

1936年8月,端木蕻良在王统照主编的大型期刊《文学》上发表短篇小说《鸺鹠湖的忧郁》以后,文学批评家胡风也立刻称赞说:“与其说是一篇小说,还不如说是一首抒情的小曲”,“这一篇无疑地是今年创作界底可宝贵的收获”^③。

1939年,端木蕻良的长篇巨作《科尔沁旗草原》经历了长达六年的辗转周折终于问世,立刻惊动了文坛。批评家巴人特别发表评论文章:《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文中指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有他最大的成功之处,语言艺术的创造,超过了自有新文学以来的一切作品:大胆的,细密的,委婉的,粗鲁的,忧抑的,诗情的,放纵的,浩瀚的……包涵了存在于自然界与人间的声音与色彩,我们能在一切既成作家里,甚至于中国文学的传统里看到极瑰玮的绘画的色彩,但我们很少听到音乐的语言。”巴人甚至赞扬端木蕻良“是制造语言的唱片的能手”。因为《科尔沁旗草原》可以使没有到过东北的人们,也听到那里的“罄咳、嘻笑、怒骂、诅咒、叹息——各种各样的语音”。这些语音有些让人感到疏远,但又觉得非常亲切。“巫婆的哭唱,爷们的唠叨,媳妇们的调笑与控诉,家奴们的恭维与装腔,农民的商量和扯淡,甚至如孔老二老婆的放泼,天狗的谰浪——这一切真如绘音绘声。没有一个老作家新作家,能像我们的作家(指端木蕻良)那样地操纵自如的安排这语言艺术了——是多么泼辣,而且有生气呵。我想,由于它,中国的新文学,将如元曲之于中国过去文学,确定了方言给予文学的新生命。”^④

端木蕻良早在30年代的创作过程中对文学主题的关注以及他自己刻意创作的文学话语,已经远远超出了区域性的范围。在他的小说世界里,地理、历史、文化等背景往往是多元的。表现的范围更是从遥

远的东北边塞，一直到繁华的城镇都市，其中有粗野辽阔原始的大草原，又有现代文明高度发展的大上海。而他的主题辐射则又有另一番独特的天地，在这番天地之中，时而满怀爱国激情，时而又悲切地思乡感伤，甚至长久地沉湎于怀旧情感之中。端木蕻良聪慧又富有幻想，塞外风光、人情世故、贵族大家的森严壁垒，加上国家落难、民族受辱、故乡沦陷，都在他的作品里编织出一幅幅无限壮观的景象。端木蕻良就是通过这种种景象，来宣泄他内心的忧郁和孤独，并牵动他的读者和他一起承受着他个人的心理危机的折磨。

但奇怪的是，这位曾在 30 年代获得如此高度评价，甚至他的小说被有些批评家提高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的作家，自 40 年代开始，竟几乎名不见经传了。为什么这样一位天才的作家会有可能这样长久地被忽视、被冷落呢？尤其是在这段时间里，端木蕻良并没有停止写作，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 40 年代发表的，其中有些作品还有相当的突破。但他仍旧逃脱不了被忽视、被冷落的命运。不仅他自己被忽视、被冷落，甚至连同他早期的一些极为辉煌的作品，也一起被归拢入中国文学史上极不显眼的角落。

一直到 70 年代，西方的中国文学专家们开始注意这块被埋没了三十多年的中国文学瑰宝。居住在美国东海岸的夏志清教授首先于 1974 年在麻州举行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上宣读了他的论文《端木蕻良的小说》。而后，他在 1980 年元月法国召开的中国抗战文学研讨会上又宣读了题为《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专论，其中指出：

1933 年时，端木才二十一岁。没有任何小说家，在二十一岁时完成像《科尔沁旗草原》这样复杂、这样长的小说（小字五百十页）。惟一雄心不相上下的前辈小说家，茅盾，开始他的三部曲《蚀》时是二十九岁，当时早已是老资格的编辑和文学批评家。可是端木不能很幸运地在 1939 年之前将小说出版，……假如出版商真能看出它的价值，《科尔沁旗草原》可能在 1934 年出版，而与早一年出版的主要小说——茅盾的《子夜》，老舍的《猫城记》，以及巴金的《家》——直接争取批评家和一般读者的赏识。有眼光的批评家可能为之喝彩，认为这是比那三本更好的作品，理由是它具有引

人兴趣的叙述,形式和技巧的革新,以及民族衰颓和更新的双重视境。^⑤

文中还特别提出,端木蕻良“是第一个现代小说家,自觉地与中国小说的传统一线相承”^⑥。作为一个现代小说家,能在当时以提倡白话文学、反传统为先锋的新文学运动中,逆反“五四”精神,背时髦的革命潮流而承认自己与传统的承继关系,确实也正体现了端木蕻良我行我素、执著追求的一贯作风。或许这也成为他被一般人不能接受而导致被忽视被冷落了缘由之一吧。

夏志清在《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一文中还表明,他“准备写端木的评传,研究他的生平和所有作品”^⑦。自1974年起,夏志清通过细腻的文本分析和与西方名家著作的比较对照来研究阐述了端木蕻良的小说创作及其特色,发表了一系列有相当分量的评论文章,以及端木蕻良的生平介绍。夏志清在这些文章中特别提出了端木蕻良和他的同时代作家的不同之处,希望促使批评界对端木蕻良文学创作的注意。

1975年夏季,香港《明报月刊》连载施本华女士的长篇论文——《论端木蕻良的小说》,文中详尽分析了端木蕻良的两部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和《大地的海》,着重讨论了这两部小说的艺术成就。文中多为读者直接的艺术品味和感受,较少理论评述。两年以后,香港小说家刘以鬯的专著《端木蕻良论》由世界出版社出版,在这部数万字的著作之中,刘以鬯尽可能全面地提供了对端木蕻良及其小说的解析,但也许因为当时与大陆的学术沟通交流还不畅通,所以刘以鬯的读解也主要为作品论。

批评家们这一连串的研究、分析,对后来者具有相当的启示作用。尽管当时的许多评论和介绍还存在局限,较为零散,甚至偶尔有些偏颇,但仍旧一度在海外兴起了研究端木蕻良的兴趣。这种新的兴趣,使得端木蕻良的一些作品,在香港得以应时重印。

终于,到了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的一些批评家们,总算开始注意到端木蕻良了。他们认识到重读端木蕻良的作品之必要和意义。特别是李兴武、黄花瘦、沙金成可以说是其中最活跃、最有成就的。他们积极地收集有关端木蕻良的生平资料,注意力集中于端木蕻良的早期创

作,即对端木蕻良在1942年以前发表的小说发表评论,为端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起了重要的开拓作用。然而,由于受到当时国内整个文学批评框架的约束和影响,他们的批评偏重作者及其作品的政治倾向,探寻端木蕻良小说中所反映出的阶级意识。思想评判多于文学分析,似乎企图对端木蕻良从政治上给予平反。另外,由于端木蕻良始终被限于东北文学的范围之内来加以评论,因而,端木蕻良小说内在的特质和灵性,以及作者创作心理的复杂特质往往被忽视,他在美学和艺术创造方面的特殊贡献也就无法深入挖掘。

90年代初,青年学者沈卫威在他的专著《东北流亡文学史论》一书中特别将端木蕻良及其作品列出专章加以论述,着重对端木蕻良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了新的评价。而后,逢增玉的专著《黑土地文化和东北作家群》,又从地域文化宗教的角度,把东北文学(包括端木蕻良)进行了评述和研究。1995年,李建平的《大地之子的眷恋身影——论端木蕻良的小说艺术》是大陆第一本研究端木蕻良的专著,较全面地从端木的个性和他作品艺术特色的关系进行评述。这些新的研究视角和成果都非常有助于推动端木蕻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本评传第一版于1997年由台湾立绪出版社出版,两年后上海书店出版社又出了本传的简体修订版。1998年第一本《端木蕻良作品评论集——大地诗篇》出版了,其中收集了三十五篇评论文章,算是对当时端木研究成果的一种总结。同年7月,“端木蕻良文学生涯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第一次有机会对端木文学生涯进行专题讨论并切磋各自的研究成果。在此会议的基础上,由曹革成编辑并于2002年自筹资金出版了第二本《端木蕻良小说评论集》,汇集了新的研究成果。同年马云的《端木蕻良与中国现代文学》专著也出版了。马云对端木文学创作个性和他的文体与主题结合在一起做了分析,并把端木与20世纪中国作家如茅盾、沈从文、萧红、萧军、莫言、张承志等的作品进行比较讨论。这样也就把端木蕻良放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来做比较研究,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东北作家群中来分析了。

对端木蕻良这位具有独特个性、独特经历、独特成就的作家及其创作的研究的确很难仅仅局限于某一地域或文体。他创作的许多方面往

往是超越时空的。他的小说创作中不仅有那种塞外边疆、东北草原的乡土气息,又有那种关联着现代城市文化夹缝里个体的颓废。他把浩瀚无涯宇宙天地中的自然原始动力,与人类的个体欲望爆发时所碰撞而产生的悲壮过程写实出来,并把这写实钉绷在时空的框架上加以展现,这种展现正是我们追求的具有美学意义上的史诗性。端木蕻良的写实,还刻意地把人类主体与外界客体碰撞时所显示的渺小、苍白、无可奈何又不甘罢休,表现得淋漓尽致。明明是夸父追日,仍旧穷追不舍,其中可歌可泣的悲剧性的壮丽气魄,一直到几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有相当的生命力。而且在这生命力的当中,雄伟的气魄久磨不衰。加上他的语言修辞的艺术提炼及电影剪接似的叙述方式,都是他的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

端木蕻良出生于辛亥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年。虽然他没有赶上当年的国民革命,但在以后的“五四”运动及“抗日战争”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的时候,作为一名青年学生,文学创作者,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避免不了被卷入到革命洪流之中。端木蕻良是个生长在科尔沁旗草原上的地主贵族的后裔,30年代初期伪满洲国的成立致使他这个在北平求学的大学生有家不能归,成为中国现代浪漫的一代“奥德赛”式的流亡者,从此堕入长期的流放漂泊之中,被归入东北流亡作家群。但被归入东北流亡作家的端木蕻良,又与“正统”的东北流亡作家群有些不同:他当时并没有到过那群东北作家引以为豪的东北的文化重镇——哈尔滨,也并没有成为他们的圈内人,似乎为此常常和他们有些格格不入;同时他又没有像其他大部分东北作家那样全力以赴地投入革命,因而也就缺乏一般人眼里的东北作家所特有的革命性。另外,他又是这群东北作家中屈指可数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这一切都使他在东北流亡作家中的地位变得十分特殊。由于他在作品中反映的那种蒂固根深蒂固的塞外草原意识及东北乡土恋情,因此他无论如何也应该算得上一个地道的东北作家。大部分中国现代作家和评论家认可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许多东北作家却似乎并不那么情愿和他同流。尤其是,端木蕻良似乎与当时的文坛上的东北群雄时有摩擦。先是东北作家萧军表示“越来越不喜欢端木,甚至恨他”^⑥后又有骆宾基“吵吵闹闹,嚷着,非

揍他(指端木)不可”^⑧,旅居台湾的东北作家孙陵干脆批评他精细到近于“阴谋诡计”的地步^⑨,甚至端木蕻良的前妻萧红据说也时而对端木有些微词^⑩。对于这种种批评或指责,端木蕻良似乎很少提出质疑或起码的反驳,也许,这个落入被忽视、被冷落境地的端木蕻良,已经无力据理辩争了;也许,他觉得没有必要花费力气去据理辩争。但是,无论如何,他内心为之而长期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了。

处于被忽视、被冷落的端木蕻良常常把自己关闭在内心痛苦的矛盾和斗争之中,这种矛盾和斗争又更促使他成为一个有特殊个性气质的作家。在大革命的洪流里,端木蕻良既是“左派”的追随者,但又无法放弃他那怀乡寻根的个人情调以及通过文学来表现自我的强烈意识。或许正是这一矛盾,使他一度徘徊于文学和政治之间,传统和激进之间。因此,端木蕻良那丰富的小说世界里,常常掺杂着他个人的忏悔贵族意识,以及时隐时现的多余人式的自我形象。综观端木蕻良的成长过程和生活进程中发生的每一件重大事件,就可以发现这些事件往往使他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并影响到他的生活、他的思想、他的创作。也正是这些事件,可以为我们提供猎取端木蕻良最初的真实、最初的文学创作源泉,以及最初的美学观点之形成。

大千世界,混沌渺茫,错综人世,真伪难辨。牵制了端木蕻良一生的,除了东北的“土地”之外,还包括他那贵族的祖先,佃户出身的母亲,以及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和战乱的历史背景,特别其中还有当时具有相当影响的作家——鲁迅、茅盾、萧红、胡风、萧军等——文人与文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因此,撰写端木蕻良的评传不仅仅是为了帮助读解这位作家的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读解这位作家在他一个又一个的脚印当中所展示出来的那个过去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中的中国文人。

这一切都是从本世纪的初叶,遥远的塞外东北——科尔沁旗草原上开始的……

注释

① 端木蕻良 1994 年 12 月 25 日致笔者信。

② 李兴武：《端木蕻良年谱》，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 7 辑，1982 年 12 月，第 151 页。

③ 胡风：《生人的气息》，载《中流》杂志，1 卷 3 期，1936 年 10 月出版。转引自李兴武的《端木蕻良年谱》，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 7 辑，1982 年 12 月，第 153 页。

④ 巴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载巴人著作《窄门集》，香港海燕出版社 1941 年版，第 172—173 页。

⑤⑥⑦ 夏志清：《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载《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台湾联合文学杂志社 1987 年版，第 155、157、141 页。

⑧ 丁言昭：《萧红传》，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99 页。

⑨⑩ 孙陵：《端木永做负心人》，载《浮世小品》，台北正中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184 页。

⑪ 文船山：《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载《联合报》1980 年 6 月 16 日。

目次

导言	1
----	---

小引	1
----	---

第一章 辽阔的关外草原 漫长的人生起点(1912—1923)	4
--------------------------------	---

一、东北草原 沃土肥田	4
-------------	---

二、昌图小镇 天广地阔	7
-------------	---

三、官职土地 家底殷实	10
-------------	----

四、农家之女 被掳成妾	14
-------------	----

五、童年时代 天资聪颖	17
-------------	----

六、吟诗学画 偷读《红楼》	20
---------------	----

七、母亲家贫 含辛茹苦	24
-------------	----

八、贵族叛逆 力主维新	26
-------------	----

第二章 走出科尔沁旗 领略现代城市(1923—1932)	36
------------------------------	----

一、城市教育 开阔视野	36
-------------	----

二、家乡自学 理解人生	40
-------------	----

三、南开校园 试展宏图	43
-------------	----

四、抗日激情 势不可挡	47
-------------	----

五、痛别南开 戎装从军	49
-------------	----

第三章 清华文坛情场 端木初试锋芒 (1932—1938)	56
-------------------------------	----

一、清华内外 学运“左联”	56
---------------	----

二、长篇巨著	弃政从文	59
三、上海文坛	步履艰难	65
四、战火飞扬	撤离上海	70
五、浪迹武汉	备受青睐	74
六、碑林献情	“决斗”获胜	78
第四章	结伴萧红闯文坛 风风雨雨步艰难 (1938—1942)	89
一、汉口婚宴	众说纷纭	89
二、嘉陵江畔	双双创作	93
三、家庭琐事	清官难判	97
四、旅居香港	开辟天地	102
五、好景不长	萧红病重	106
六、战争爆发	仓皇逃难	110
七、四处奔波	投医找药	112
八、丧妻悲痛	分葬两地	115
第五章	40年代的孤独和文学创作的新路(1942—1949)	125
一、离港赴桂	版权风波	125
二、闭门造车	《初吻》、《早春》	128
三、自我形象	三个“丁宁”	136
四、寓意古今	再现自我	143
五、忏悔意识	神话研究	149
六、南北颠簸	艰难时世	151
第六章	新时代的坎坷和晚年的慰藉 (1949—1996)	159
一、热情奉献	难免坎坷	159
二、新婚燕尔	五十大关	164
三、文革磨难	传写曹史	169
四、遥寄怀念	喜得谅解	172
五、心境平和	悄然离世	177

附录一：端木蕻良致作者的亲笔信	182
附录二：端木蕻良生平及文学创作简历	185
附录三：端木蕻良研究资料目录	203

台湾版序(葛浩文)	214
后记	217

小引

土地传给我一种生命的固执。

土地的沉郁的忧郁性,猛烈地传染了我。

使我爱好沉厚和真实。

使我也像土地一样负载了许多东西……

——端木蕻良^①

端木蕻良曾说,有人问释迦牟尼:“大千世界众生许多,如何成佛?”回答说:“各人有各人的路!”^②倘若问端木蕻良本人:“文坛强者高手云集,如何成功?”他必答道:“各人有各人的路!”端木蕻良自己的人生之路是从一个大草原开始的。他说:那个草原在地图上或是教科书上都写着“科尔沁旗”的字样。科尔沁旗的地方非常辽阔,远远望去,总看不到边界^③。他走了八十四年,似乎一直到最后都还未能走到那土地的边缘,看来他一辈子也破除不了那种对于颇带神秘色彩的土地的向往。

对于端木蕻良,土地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影子,铺在我的眼前,使我的感情重添了一层辽阔。当感情的河流涨起来了,一个人就想起了声音和词句。夏天和秋天,积水和水沟一般平了。泪水和眼眶平潮了;泪珠就滚落了。我的接近文学是由于我儿时的忧郁和孤独”^④。

这种个人气质里永恒的忧郁和孤独,端木蕻良一直坚信都是土地的苍凉和辽阔传染给他的。他认为:在他性格的本质上有一种繁华的热情。这种繁华的热情与苍凉和辽阔碰撞到一起,就形成一种心灵的重压和性情的奔流。“这种感情的实质表现在日常生活里就是我做人的姿态,表现在文章里,就是《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大江》,《大

时代》……”^⑤

端木蕻良反反复复地渲染自己和土地的关系以及土地在他生活中的地位,土地就好像是他的精神和生命的源泉,也是他顽强和坚韧的支柱。他多次表白:“自己活着好像是专门为写土地故事来的。”^⑥这儿的“土地”不是泛指,而是特指。特指他家乡的土地——孕育他成长的东北科尔沁旗草原。科尔沁旗草原在他的文章里被细腻地描绘、形容。可以说,他一直是满怀激情、逼真地复写着“他”的“土地”。特别是在抗战时期,当那一大片“他”的土地沦陷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的时候,对那片“失去了的土地”,端木蕻良似乎更加渴望。于是,这一时期,他笔下所流露出来的对土地的一往深情,不仅仅是强烈的思念,而且还掺杂着一种失魂落魄的有家却不可归的凄凉。

那片厚实的土地养育、滋润了端木蕻良。“万里的广漠,无比的荒凉”,“红胡子粗犷的大脸,哥萨克式的顽健的雇农,蒙古狗的深夜的惨阴的吠号,胡三仙姑的荒诞的传说……”^⑦无时无刻地不在激发着端木蕻良的创作灵感。就是这样,土地牵引着端木蕻良,宛如牵引着无助的羔羊;而端木蕻良自己则背负着他的土地,宛如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在人生的道路上坎坷了大半辈子。在灾难困苦面前,常常是土地的坚韧,在他的内心深处顽强地支撑着他,驱动着 he 一步一步地跋涉。

用屠格涅夫的话来说:“人们对自己的故乡,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爱的。”端木蕻良和土地的特殊情感、特殊关系正给我们提供了解释端木蕻良这个人的本身以及作品的钥匙,并帮助我们打开最初窥探的枢纽。

注释

① 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载夏志清、孔海立主编的《大时代》,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428页。

② 端木蕻良:《记孙殿英》,载《七月》杂志,武汉版第1期,1926年10月16日,第3页。

③④⑤ 潘耀明:《端木蕻良访问记》,载《当代大陆作家风貌》,台北远景出

版社 1990 年版,第 164、165 页。

⑥ 沈卫威:《东北流亡文学史论》,河南文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30 页。

⑦ 端木蕻良:《〈大地的海〉后记》,载《大地的海》,上海生活书店 1938 年版,第 375 页。